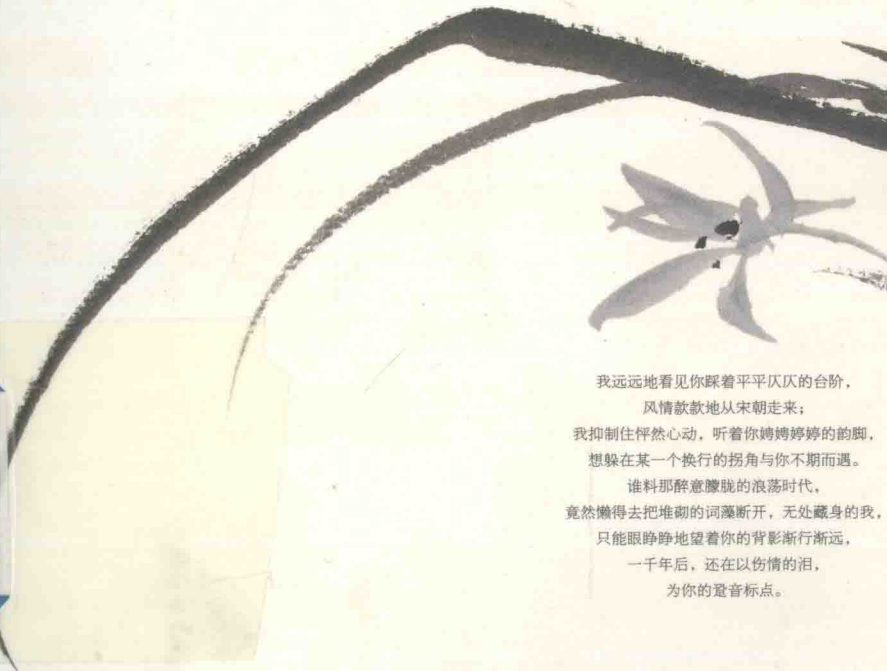


借我百年 醉一回

周石星

jiuoshixing
zhouyuhua

著



我远远地看见你踩着平平仄仄的台阶，

风情款款地从宋朝走来；

我抑制住怦然心动，听着你娉娉婷婷的韵脚，

想躲在某一个换行的拐角与你不期而遇。

谁料那醉意朦胧的浪荡时代，

竟然懒得去把堆砌的词藻断开，无处藏身的我，

只能眼睁睁地望着你的背影渐行渐远，

一千年后，还在以伤情的泪，

为你的逗号标点。

jiewobai
nian
zuoyi
hui

周石星



借我百年 醉一回

本作品中文简体版权由湖南人民出版社所有。
未经许可，不得翻印。

图书在版编目【CIP】数据

借我百年醉一回 / 周石星著. —长沙: 湖南人民出版社, 2012.6

ISBN 978-7-5438-8474-8

I. ①借… II. ①周… III. ①诗集—中国—当代 ②随笔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17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2) 第129773号

借我百年醉一回

编 著 者 周石星
责任编辑 赵颖峰 曾诗玉
装帧设计 黎 珊

出版发行 湖南人民出版社 [<http://www.hnppp.com>]
地 址 长沙市营盘东路3号
邮 编 410005
经 销 湖南省新华书店

印 刷 长沙超峰印刷有限公司
版 次 2012年8月第1版
2012年8月第1次印刷
开 本 880×1230 1/32
印 张 9.625
字 数 100千字
书 号 ISBN 978-7-5438-8474-8
定 价 36.00元

营销电话: 0731-82683348 (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调换)

序一：彻悟之后，叹为雅词

湖南省政协副主席 魏文彬

石星老弟要出版诗集了，我一点也不感到意外。他本来就是一个诗情、诗性都很浓郁的人。但诗写得如此之美，如此至情至性至理，我倒有些喜出望外。

我喜欢石星，也是因为诗。那是1999年5月，我国驻南联盟使馆被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轰炸了，这一野蛮行径激起了举国上下的抗议热潮，也让我这个老电视人义愤填膺，我决定在湖南卫视特别策划一台爱国歌咏晚会。经人推荐，当时的湖南经视新闻中心主任周石星出现在我的面前。由他创作的诗歌《我们不会忘记》以宏大、饱满、深情的笔调，在这台晚会上登台亮相，一展了电视湘军的爱国热忱，也让我感到郁意顿消，好生痛快。

后来，石星进步很快，成了湖南都市频道的首任总监。由于他的才华和敏锐，都市频道迅速成为省内电视媒体的亮眼品牌。又后来，由于湖南广电发展形势及改革的需要，我酝酿并实施了湖南广电

的第二轮改革，石星的职务发生了变化。不久后，他去了南方。

我知道，石星是带着伤感离开湖南广电的。其实，伤感的又何止他呢，我也曾为他的离去而黯然神伤。熟悉我的人都知道，如果说我在湖南广电这些年有点什么成绩，完全得益于我对人才的发掘。我曾说过，环境好，枝繁叶茂；环境不好，寸草不生。

数年后，经历过顺流逆流的石星又回到了湖南广电。他那硕大而闪着光亮的脑袋，依然智慧无比。更有意思的是，我看他那张脸，越看越像一张活佛的脸，这也许寓意着石星有良好的修为和佛缘吧。石星的回归，我视为一个知识分子对母土的依恋。他回来了，我满心欢喜。

读这本诗集，我也看到了一个让我满心欢喜的石星。台湾的李敖说过一句我不以为然的话：我梦醒所以我梦碎。我倒是喜欢石星的态度：我通透了，但我未必用一声叹息来应付人生。且看：

“男儿休提闲愁事，胸壑要装块磊。”

“千年后，我欲穿越，携浊酒，痛饮慰伤情。
幸有周郎意气，交结诸神。”

“江山多隔阻，南北竟无知。慈母手骨折，游子襟血湿。悔亦何所用，不孝岂为私。纵能得天下，弃恩何所值。”

看得出，石星是一个心中有爱的人，对生命、对父母、对故乡、对国家都有着真挚而深情的热爱。这种爱，是一个男子汉的安身立命之本，是我们成就一番事业的动力和源泉。我相信，只要这种爱永远植根于石星的心灵，他就一定不会平庸，一定会再次创造出令我们佩服的成绩。

最后，想起了一首叫《顺流逆流》的老歌：

“不知道在那天边可会有尽头，只知道逝去光阴不会再回头，每一串泪水伴每一个梦想，不知不觉全溜走；不相信未作牺牲就可以拥有，只相信是靠双手找到我要求，每一串汗水，换每一个成就……”

序二：人生何如百年醉

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

梁振华

博士

人生如梦，一尊还酹江月。

苏子兴叹，绵亘千载，人生无奈，悲欣交集。

石星兄一部诗集，可谓深得其中三昧。长歌当笑，长歌当哭，对于文人，尤其是诗人而言，写作正是触探自我内心的方式，在孤独中寻找到的最终的自我实现。醉，是一种沉湎，恰是进入孤独的最好方式。古往今来，有多少诗人正是借助这陶然醺然的醉意，实现自我的价值。而诗人的价值，从来都不在世俗的评量标准之中。

醉，是诗人的境界；酒，是诗人的知己。

“郁积何曾吐块磊，一饮万水千山后”（《时难遇》），“饮罢掷杯登车去，再看关山千万重”（《偶感》），“无人共饮酒，有时独品茗”（《无题》），“庄周寐梦蝶，老聃醒骑牛。欲邀与对酌，恨时不倒流”（《无题》）……凡此首

首，无一不及酒，无一不及醉，直承太白古意，徜徉醉醒之间，尽述种种不可言说的妙处。然而，举世皆醉我独醒，举世皆浊我独清，诗人之醉，究竟是真正的沉醉，还是清醒？

“弹指十年间，两度江山。人心向背大于天。苟利国家生死以，一诺金坚。抛尽碧血丹，画图难全。不求青史责我宽。老骥负轭辞趋避，春秋无言。”（《浪淘沙·2012温家宝总理两会记者会》）

如上诗句，如著青史，如镌金石，记载下的终是历史，抒发出的总是情怀。中国传统诗论的最高境界，乃是将吟咏性情与时代景况合而为一，实现小我与大我的融合。身为媒体人，石星兄眼观耳濡，皆是最真切、最精彩的现实；笔墨游走间，所思所悟，所写所吟，不惟外彰古体诗词之形状风骨，更可洞见诗人敏锐炙热、感时忧世之拳拳诗心。

石星兄铮铮男儿，文字中自见真性情。集中之作，偶有游戏之笔，逸趣横生。

自古文人多傲骨，“折腰不为五斗米，舍身要著万岁书”（《遣怀》），在今时今日物欲横流、人人尽为稻粱谋的世界，此等呐喊不啻惊雷；“男儿坦荡行大地，踏破天门会有时”（《夜观天》），豪气干云，与“仰天大笑出门去，我辈岂是蓬蒿人”相比，竟不遑多让。

尤喜一首《出行四：长沙至深圳夜航记感》：“万米高飞后，一望无众山。所有不平事，最宜此处看。空天少戾气，平地多波澜。长愿绝尘去，游弋星河边。”清旷高远，襟怀宏阔，隐有超凡脱俗之想，世间种种纷杂事由，又岂能扰乱诗人之清绝心胸？

“知交零落故人疏，寂寞江湖泛孤舟。少年意气莫相问，可怜暮雪上白头。作别曾冷茶两盏，相逢再温酒一壶。年华远去兄弟在，岁月将来肝胆

酬”（《忆故人》），“负尽苍生只为君，不爱江山只爱卿；涂地倾罄肝与脑，问天剖碎胆和心。踏破万里山河海，望断千古日月星；若得佳人颜一展，不枉枯焦瘦此身”（《致伊人》）……这一类咏爱抒情的诗章，在意境与遣词上颇难出新，但个中包孕之真挚情意，让人读来，不禁由衷感怀。职场、官场、名利场，俗世红尘间，几人不在茫然奔逐中身心枯竭？肝胆酬兄弟，丹心赠伊人，声声情浓，字字意切，不啻一种古典而久违的温暖，一种遥远的慰藉。

石星兄尝言“生性本非情种”，这自是谦词，当不得真的。古人云：“太上忘情，最下不及情，情之所钟正在吾辈。”至情至性如君者，人生风月几何，又何尝不牵怀，何曾不懂呢？“相送，相送，从此我心知痛。”如是而已。

纵观诗集，石星兄凌厉之才华自不待言。白璧微瑕之处，在于古体诗作格律尚不够谨严，部分篇

什感情也流于浅直。可体式自由的古体诗，或许，本就是作者刻意而为之？

古体诗词之外，石星兄亦无愧于新诗才子，甚妙之处，更在善于将新旧两种诗歌形式彼此融合，运用自如。《湘江颂》、《中国功夫》、《江山如画》，深情厚重，气势磅礴。《貂蝉》、《虞美人》诸作，哀感顽艳，婉转而动人。

话又说回来，诗之体式与修辞，相比诗包藏之情感与思绪，其实是等而次之的。有了真诗情、醇诗心，触目所及、绣口所吐，皆是美言，皆为诗章。

二

诗人为什么而写诗？诗人何以为诗人？

王岳川先生曾这样表述：“作为生活的目击者和意义的揭示者，诗人可以独特的体验方式，

把现实浑浑噩噩的生命变成一种有意义的生活，一种‘返归本心’的诗一般的生活。”按我的理解，写诗是一个对现实生活进行“神性”把握的过程，也就是说，诗人的使命在于：穿透支离破碎的生活表象，洞悉生存的奥秘，提炼出“诗思”与“诗意”。然而，形而上的诗歌追求与形而下的物质主义，两者之间几乎很难找到互通的语汇，这便是世俗年代诗人与现实之间关系异常紧张的原因。于是，悖论往往在这里出现了。要成为一位有“力量”的真正的诗人，就必须直面“灵与肉”的交锋，必须敢于承担这物欲现实所带来的精神撕裂的苦痛；诗人尤其不可丧失的是切入时代的骨髓的勇气——哪怕这个时代已经病入膏肓，沾满了斑斑锈迹。

在《诗人何为》中，海德格尔说过这样一句让人过耳不忘的话：“在世界之夜的时代，世界的深渊必须要被人体验和忍受，而要做到这一点，就

必须要有那进入此深渊的人。”毫无疑问，他就是诗人。

这个时代的诗人是不幸的，因为他遭逢着前所未有的巨大的生存考验与心灵负荷；然而，他们又是幸运的，因为从来没有任何时代像今天这样，让真正具有救世情怀、担待精神、人道与良知的诗人面临着如此尖锐的挑战，并拥有了如此宽广的精神空间。当然，真的诗人，也绝非不食人间烟火的怪物。他们拥有健康的肌体、自如的呼吸，在衣食无虞的生活中，他们冷眼旁观、闭目思索，尔后，提起笔来开始写诗。

正是在这个意义上，对于诗人，对于依然愿意将诗作为一种圣洁的精神追求的写作者，应当得到这个时代的尊敬。正是因为有他们的坚守，有他们在“世界之夜”沉潜的勇气，我们的灵魂，才不致堕入黑暗的深渊。

传媒人、诗人的石星兄，与我交好经年，常有

知音幸遇、惺惺相惜之叹。既蒙高看，不避学浅才疏冒昧作序，恐见笑于方家。

以梦为马，以诗为翼，在这庸碌尘世间，何如百年醉一回？

2012年5月于北京

序三：煮酒醉诗心 拍案读周郎

湖南广播电视台副总编辑 周郎

夏末的夜晚，西街庭院的荷塘已是暗香盈袖了，清风徐来只听取蛙声一片；月色如帔的阳台上紫薇牵衣、桂枝留人。这样的良辰美景，我一边品味刚煮好的家酿一边捧读石星贤弟即将付梓的诗集——《借我百年醉一回》，只觉得时而有花露浸诗、槐香入扇的清爽；时而又有关关舞榭、酒注心头的酣畅；时而有马踏红尘、剑影横天的豪迈；时而有为红消翠减而扼腕叹息，盘桓低徊——读到共鸣处竟拍案而起，叫一声周郎了得！

翻开石星诗卷，即有一股浓烈的酒气：不仅许多诗篇与酒有关，而且凡涉酒者，必歌酒意必抒酒情必发酒疯。像开篇的《暗香·南山望》便有：

“古人落寞，看谁家似我，东篱采菊。醉卧陋室，放浪形骸对清虚。”又如在《兰陵王·归去来》的最后，作者这样写道：“红尘误青春，人生是戏，阅遍无非三部曲。昨日留不住，明朝难遇，今又一霎。除杯酒，换一醉。”对于人生的无奈，

作者只好用酒来麻醉自己敏感的知觉。还有《翠楼吟·逍遥游》的开头也是酒气熏人：“山中此时，花开几许，我欲逍遥归去。想临风把酒，松下独饮到长醉。”这是一种潇洒不羁的酒情。而在《鹧鸪天·寂寞饮》中，诗人似乎喝的是闷酒：“太虚酒，众星棋，对饮忘却此身谁。方知庄生不是梦，借我百年醉一回。”喝的虽是闷酒，但也不乏天马横空的豪情。《雨霖铃·思古人》则喝出了傲骨和性情：“放情丘壑，绝交权贵，魏晋风度。竹林狂饮终日，岂止美酒，更兼风月。”文如其人，生活中的周郎有时确也不自觉地流露出一点魏晋风度的范儿。即使在表现神话题材时也不忘借酒抒怀：譬如在《一萼红·神话》中就有这样的句子：“千年后，我欲穿越，携浊酒，痛饮慰伤情。幸有周郎意气，交结诸神。”他神游八极对饮仙人，酒兴亦酣。有时他枯坐无趣，便把酒凌虚，神邀豪杰共饮，《满江红·澳门吟》抒发的正是这种意愿：

“煮酒三番冷，羽扇摇破。遥见八仙飘零过，魏武短歌行吟透。倩谁人，遍发英雄帖，伴我喝。”江山易老，英雄迟暮，有时他又喟叹：“身后功名千古事，不如即时酒一杯”；有时他宁可“醉卧美人罗裙下，梦中呓语续离骚”；有时他又一怒为红颜：“恨知己从此契阔，掷杯拍案悲中起”。忧国忧民饮酒，伤时感事喝酒，壮志未酬、幽情难续醉酒，这些关乎酒的诗文词章读来或酣畅淋漓豪情满怀，或顿生把吴钩看了，将栏杆拍遍的浩叹，甚或透出“梦里挑灯看剑”的杀气。读周郎诗词，我有这样一个总体感觉：那就是如饮一坛陈酿，望之淡极至柔，但其味也浓，其性也烈。一个酒字醉了诗人，也醺了读者。

对于男人来说，酒确实是个好东西。它采五谷之精华，集天地之灵气，能使勇者豪迈，强者任侠，懦者坚强。酒可滋生正气，好汉一饮三大碗，便会胆气贯虹、勇气驱魔，也会浩气冲天、侠气干